70
082.1
Ka452
0 (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

5447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曇觀其智、忌衛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刋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貞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遥碣石而轢倒晷、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驤首指瓊臺而一息、繄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騂駱麗乎坰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騧紫、被乎青元、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騕褭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驎騵駃騠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囓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塡列於帝皁、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瑤輅、退則羈棄於下圉、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

窺雲路而可即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靶豈傷吻敝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儔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蓆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

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咈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瑯澤出精銅、可爲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卽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鵠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焉、卽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鳥、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

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臻之極、殊鄉異俗、莫不瞻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期井泊而遊博。勒石軒轅之邱。絕跡元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綖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

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錄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鉤命之說、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祕、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眞極。崑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寖缺、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宋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難可稱筭、故通人之言、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宏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

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宏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宏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宏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矣、周靈之謂乎、余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教、爲之媮薄淫湎因斯而滋焉、何則溺此仙道棄彼儒教、觀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盡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惚恍形象之間、希夷明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禮忠爲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弗從則奉身以求退、甚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推戶觸輪知死不去、如手足衛頭目、舟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爲至矣、而宏違有犯無隱之誡、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於夷戮、可爲哀也、容成養宏、不並語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贊符

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氏崇謙柔以爲要、挹虛無、以歸眞、知太朴之既漓、發元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虛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責其

德、叶以神靈、極譬其人、以爲龍矣師曠設數千間、卒具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爲知音之聖也雖容成之妙、大撓之推歷、夔襄之理樂、延州之聽故未之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泛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

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爲先、導政以謙約爲本、故三風十譽、商書以之譽昭、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儉、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能革情於後諫、日月之蝕、無損明焉、伯玉志存規主、秉亮爲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

臣。斯可稱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illegible]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鶡。蒸以蜜沫。洪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illegible]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卽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愼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蕤龍袞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

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出班固藝文志）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虵門

內[illegible]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于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益、書著明謨人臣之體、以斯爲上、傳曰、知無不爲、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句踐乃霸、卒王百越、稱爲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跡、

浮海以避世、因三從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至如寶井遊宮、雖奢不惑、夫興亡之道、匪推之歷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吳、屈柔之禮盡焉、鴈非世之絶姬、妝歷代之神寶、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拾遺記卷三終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始、二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燈、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俳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繞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

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燻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穗。穗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穗。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

故被癃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元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盍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刖

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徵色滅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嫻爲明眞里也

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鉢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噴水爲雾

雾晦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雾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如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留上而闇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八年、扈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鬱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永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錄曰、夫含靈稟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淳明以修身、資施以爲本、義緣天屬生、盡愛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蓋處物之常情、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義由心洞祇、靈爲之昭感、迹顯神著、表降羣祥、行道不違遠、邇旌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絕王化、闕聞大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教、頗令殊俗、禮在四夷、事存諸誥、孝讓之風、萬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

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王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

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如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凉號曰銷暑招凉之珠也

秦始皇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

裂、耿若江漢、則有乎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栢、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墾、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

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泰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泰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鬢絶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閹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廻起、子嬰則疑趙高、因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氷、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卽

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祈以長生、苟乖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綽約桑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眞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澮於天河、齊朝茵於椿水、超二儀於崑巒、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鑒仙體、而未入元眞、蓋由褊惑尚多滯情未盡、至於神通元化、說變萬端、故曰徐衍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衒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毳羽於洪鑪、炎烟火於冰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

泥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爲例、豈衷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脩短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迹、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拾遺記卷四終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彌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

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亂龍、陸斬虎兕、魑魅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缺。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兆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讖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里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效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鼎星

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嗣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山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肉如蜜、牙出如脣、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

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虵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歐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荅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

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illegible]之

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

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山、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幔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壽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甚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爲九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

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卽秦始皇墓之金鳧也、昔始皇爲墳、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墳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鴈、以瑠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墳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墳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墳、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冰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堦下，氷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漢章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藜，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鵾雞翱翔雲裏，一名暄雞，見暄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茅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illegible]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黎嗟秦亡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illegible]業恢張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爲之治、德侔三王、教通四海、至于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歷而建封禪、祀百神以招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

典、豈尚茲焉、觀乎周孔之教。不貴虛無之學。武帝修黃老、治卻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言使遠斥仙術、指以萇宏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illegible]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冲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祛囂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尅伐、恢宮宇而廣苑囿、永垂長生久視之法、失[illegible]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誅、[illegible]藥大之詭說、至[illegible]緬心昵愛、專媚[illegible]、忘沉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佇、蓋猶嬖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祛。欲竦身雲霓之

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晷、其可階乎雖未及元眞、頗參神邃、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衆說、未有異於斯乎、夫五運遞興、數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自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竊幸一時、富傾海宇、內蓄神異之珍、衒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盛衰之有兆乎、夫爲棺槨者、以防螻蟻之患。爲斂骨之具。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澹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神滅欵爲一棺之土。爲陵成谷。瓊瑤美寶。奄爲塵斯則費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冥然長往。何憶曩時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欵手足形。聖人以斯昭誡。豈不尚哉

拾遺記卷五終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元珠、可以飾佩、花葉葳蕤、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茎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何。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平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芰、隨[illegible]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illegible]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

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

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裸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蘇其實不浮有雲冰蘇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菖蒲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莖謂之日精二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薯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菱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

繒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骹長三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熊肉紫骨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來之登山

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醎俗謂之醎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糸曦廻魯陽之戈嚴霜感匹夫之歎在於凡倫尚昭神迹況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爲之糸感鳥獸爲之馴集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晨興朝流欵生橫石辛緒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穀乎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乎綬

曰、夫言端扆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興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修清宮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嫗幸好感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因貴人憂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寔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鴆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鴆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鄣郡王溥卽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凌

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

六巳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燒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

胤祥瑞輻輳、安靈二帝同爲敗德、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緬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貪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鬻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惛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貶萬世、是以牝妖告

禍漢靈以巷伯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雞長夜之
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
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
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
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過於帝、帝傷趾、后
以綈紱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湔帝
衣及面潔靜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
誠之至、幽祗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
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
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悔、馮媛之儔也、求
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
宏侈東都繼其繁奢即違采掾不斲之製、尤異靈沼
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
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孝
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爲之則神怨、

工巧爲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爲慟矣及夫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禀正朔之地無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

[illegible]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illegible]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嬖强盛肆囂於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親在昔魏冉富傾嬴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嬙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

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雖三歸移於管室、八佾陳於季庭、方之爲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採丹山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兢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

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荊爲筆、尅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目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

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而不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缾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並爲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慙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六終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絶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

以玉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

勝兒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巧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信於春秋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受魏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興名藉璧因事而來既而桑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娶寵媚斯姚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菲

貌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飾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桓樹其文旋發欲人雕鏤自下及上片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

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乃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沈圃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昂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兼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檻屈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鴟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鷰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鷰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

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環、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啾金之鳥、亦自翱翔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宦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白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鸞、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鸞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

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絶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導於敦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采掾不斲、陶唐如斯、昭儉、卑宮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璧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疲於勤勞、晉築斯褫之宮、爲功動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比强列代、貞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

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鯷闖吳、西病邛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舟蓬蒙、劍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爲心、愛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七終

拾遺記卷八

吳

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簉之、簉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自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閶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亡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亡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惕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邛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儉素、去以遊倏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珠實、漢鄙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衢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璽歸晉、堅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

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刺木猴雲梯飛鵠、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亢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穀、累月而成、裁爲

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嘗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綃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隆、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

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擊
樓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懽樂乃
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
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旣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
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卽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
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
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鈎臺
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
憂以爲深戒、至於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
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鈎臺
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孌通神、抑亦漢遊
洛妃之儔、荊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嬖、覩進
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
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
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
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爲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

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簫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螫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母、母使簽之、簽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能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吳文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名美女遊於塚上、白鵠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晉將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面縛來降、斯爲效矣、蛇鶴者、蟲禽之最

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鶴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劒、飛入於楚、收蒐聚怪、富麗已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嬴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恣淫湎、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乖於同穴、可爲歎歟

[illegible]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該元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藝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鉤深、妙於元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

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爲粉、歕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研。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illegible]香[illegible]

蜀

先主廿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illegible]女後[illegible]

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格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說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蜀宮言、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王乃立三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車千間、竺惟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仄、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即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

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扶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恠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鉼、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郤此火、當使財物不

[illegible]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識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通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

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强大魏剋伐無功可爲嗟矣周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劒之言其事迂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爲水以厭火災孚縻氏富於珍奇創方諸爲鳥獸之狀猶土龍

以祈雨也、鵁鶄之音與方諸相亂、蓋聲之訛矣、羽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晉時事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茸弱、狀似金盞、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聰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糵、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

澤之糜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嬰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濁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侏儒。擢爲朝歌邑宰。馥醉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

猶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螢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珧。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

嬾足規範、及其能諧詭譎、推辭指誡、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爲深誡、未若甘並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遥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夫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謡訛、指怪於纖蕚、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爲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儀宮人採帶其蓁葉、香氣歷日不歇、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蔬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疑是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饑、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古相符、論其形品、詳其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儔、故薰蘭有質、物性無改、產垂本地、逾見芬烈、譬諸葛桂、豈因地而辛矣、當此一代、是謂仙蔬、寔爲神異、

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蘗、蘗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蘗用冰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酒醉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

令人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圃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囿、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

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元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烟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汚漬湟、皆如新浣、當庚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備錄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

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裹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捍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北，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肴燭之處，緝石爲床，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

髮大如纓、堅韌如觔、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現異之獸、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招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穢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惟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

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飄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庭樹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

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貢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宏、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宏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巷哭聲、

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闔圓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

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此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

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龍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于埒傍、聚金玉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氏於樓上、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爲四時浴室、用鍮石斌玦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缾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湎嬖而菲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諂、豈能隔於求媚憑歎、藉幸緣和嫟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蒙兆矣、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刻之辭乃

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麗妖虐、外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號、靈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以來、四夷侵掠、驕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拾遺記卷九終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鴛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

墨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穗。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棗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樹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滯。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藏。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琳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戸牖。及霧滅。歙戸皆

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綾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濛爲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鼓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嬰毳焉。有鳥名鴻鵠。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雌雌相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鳧。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鶼。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

翥百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餘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漆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神光照耀。如日之出。臺左右種怕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怕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怕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妊。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蒻蘿爲經。蒻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骨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蓬洲。亦名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

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刻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甕。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轡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鳧。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兎。於地下爲機捩。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飢。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赤。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燿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

白里駿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蠒。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煙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修眉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八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

北有玉梁千丈。駕乎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饑。玉梁之側有斑斕白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乎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舫。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人天。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遥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曰。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遥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劒刃。土亦銅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鬼。以之指月。蟾兎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鯨。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蛟。捔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眞剛。以切玉斷金。如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眞剛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兎

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兎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劒所在。煥子佩其一劒過延平津。劒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渚。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水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矣。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著於編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覽者迴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莫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昆吾神異。張騫

亦云焉觀華戎不同寒暑律人獨禽至其異氣雲
水草木怪麗殊形考之載籍罔其生類非夫貴遠
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CL
NO. 43380

右王嘉拾遺記梁蕭綺錄共十卷隋唐志並作拾
遺記二卷蕭綺錄拾遺記十卷文獻通考又以拾
遺記第十卷別爲名山記一卷實祇一書卷數分
合不同爾嘉字子年隴西人後秦姚萇方士有傳
列晉書藝術亦言其拾遺記記事多詭怪昔太史
公嘗病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而嘉乃鑿空著書
專說伏羲以來異事其甚者至以衛風桑中託始
皇娥爲有淫泆之行誣罔不道如此其見殺于萇
非不幸也二志厠之雜史謬矣通考以入小說家

CL
NO. 43380

拾遺識

尚爲近之汝上王謨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